



中国主流杂志联盟核心期刊
圈层媒体
生活领袖

FIRST CLASS 高质生

頭等舱

2010. 08 ISSUE 71 ¥50 全年订
成都

FCC话题

反季节玩冰雪

Play with

SNOW

FCC藏家会再次珍藏巨献

蓝光·公馆1881
极品翡翠私密品鉴会

头等舱原创视觉大片

头等舱食尚伊人

张大力曾经的生活就是和底层盲流一样的，一直有平民的立场和角度；而第二历史，更像是一种历史的狗仔队式溯源，用最直观的图片，而不是大部头的文字来阐述一个让人忽略的真相。

张大力： 艺术家的第几层历史是自己？

■ 文/公子羽 图/CFP 张大力 鸣谢：梁克刚（FCC当代艺术品收藏顾问）

他姓张，名大力，张大力。

好像这样的名字，就是要和“侠”栓在一起。

冯骥才写过津门的俗世奇人，是一个力大无穷的豪客，招牌动作是哈哈大笑，扬长而去。

而作为艺术家的张大力，更像是一个沉稳、寂寞的高手。

天地苍茫，他孤独前行，夕阳剪影，一个人，一口刀，而已。

不能出手，一出手，只是一招，一招足以撼动天下。

一个时代的第二历史

张大力“第二历史”这套作品，不像是一个艺术家干的事。艺术家干的事是创作，从无到有。“第二历史”更像是学者的作品，是研究，是深入，是从有中发现更新的有。他把很多老照片中的画面还原，把里面被抹掉的历史人物重新展现。于是熟悉的历史就开始用一种奇妙的姿态突然转身。让人猝不及防，让人倍感荒诞。严肃，庄重，变得轻飘飘——反之亦然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初，张大力一直将视角保持在对于环境暴力与底层人物的关系上。

现在，他用另一种方式来解构看上去特别真实的东西。

真实，于是变得经不起推敲。

第二历史中很多照片给人印象深刻，最著名的雷锋照片，是雷锋手握钢枪，站在松树下。而这张照片下面，是张大力整理出来的更原始的照片：背景是普通灌木丛。“抚顺还种了这种松树，叫‘雷锋松’，对小孩子说，这就是当年雷锋站在树下拍照的地方。”

这些，让人惊觉，原来我们的眼睛受到了高度的监控，可以看什

么，不可以看什么，如何去看。这些东西，他搜集整理，整整做了六年时间。

墙上的脸

最早开始，张大力的特点，就是每一招，都特别用力。不是每个人，都可以把涂鸦画进美术馆。张大力可以。而且，他画出的涂鸦，绝非那种绚丽夺目抑或抽象紊乱的图形。简而言之，绝非是毕加索式的，或者野兽派式的。他的涂鸦，线条简单，勾勒明了。

而这很多年，他也只是做一件事。就是，在墙上画自己的脸。那段时间，他的责任就是愤怒，曾经的长发青年，代表了对这个铁桶一样的世界的不屑，转眼间当长发不再成为一种愤怒的标识，很多地摊老板都开始用长发来标榜自己的个性时，他必须要选择背道而驰。于是，他剃光了头发。

一种无意识的撞车，同样“六根清净”的艺术家还有方力钧等人，他们不约而同的光头形象相映成趣，也相得益彰。就是这样一个手喷涂料一笔就可以勾勒出的墙上的秃头男子。

让他说，墙上的脸，这更像一种宣言。宣言撒野，宣言不羁。也宣言焦灼，无奈，困惑……其他的很多东西就让艺术评论家来尝试吧。总之，你可以有一千种答案。但是你不能问他。

因为，墙上的人，不会说话。

而张大力，其实，多年来，让人看来，他的表达出的信念倒更像是一种水浒中的“抱不平”。眼看高楼拔地的张大力，在那些被扒掉的建筑上，他听到了断壁残垣的哭声，留下了自己的脸。许多年后，他又把农民工的模型搬到美术馆，像张大力这样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只

张大力

1963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。1983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装帧艺术系。1987年至1989年居住在北京圆明园做职业画家。1989年7月离开北京移居意大利北部城市波伦尼亚。1995年回到北京定居。

个展：

- 2007年 “种族”，中国当代画廊，美国纽约
- 2006年 2006年“张大力：第二历史”，Walsh Gallery，芝加哥，美国
- 2005年 “升华-中国历史图片档案”，北京公社画廊，北京，中国
- 2004年 中国当代艺术画廊，伦敦，英国
- 2003年 Studio Gariboldi画廊，米兰，意大利
- 2002年 中国当代艺术画廊，伦敦，英国
- 2001年 “升华-中国历史图片档案”，英国，伦敦；中国当代艺术画廊，日本，东京；Base画廊，意大利，米兰；Studio Gariboldi画廊，意大利，威尼斯；Il Tragheto画廊，英国，伦敦；中国当代艺术画廊，北京；北京公社画廊
- 2000年 “AK-47”，四合苑画廊，北京，中国
- 1999年 四合苑画廊，北京；中国当代艺术画廊，伦敦，英国
- 1993年 Studio5画廊，波伦尼亚，意大利
- 1989年 中央美术学院画廊，北京，中国





种族 2003

做一件事，别不多。能拿出杀牛的力气做一件单调的艺术举动，不多。别说是艺术家，哪怕普通人，这样“抱不平”的，更不多。

盲流北京

如果说张大力是一幅挂在墙上的脸，那么，这张面孔背后，藏着的是孤独。孤独，是一个钩子。挂在上面的，有时候是往事，有时候是现实。张大力就是这样，一直在往事和现实中行走的人。

作为北京工艺美院第一届书籍装帧专业的毕业生。他会有很好的出路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，铁饭碗就是为他们准备的金色手铐，但是叛逆的因子早就埋在了张大力的基因里，他私自钻研油画创作、顶撞老师，于是被发配回了原籍——当然，这些对张大力来说都不算什么，无论分配到什么地方，他都不会去，他就是想做一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。

他像一粒野草的种子，飘落在本来不属于他的花园，没有户口，没有档案，没有身份。

他成了盲流。2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，他有了进门就能上床的家。去北大食堂一毛钱吃一顿饭的日子同样持续了很久。那段时间张大力研究的是水墨。

那时候，很多人正在为“八五新潮”热血澎湃，也在艺术大展中锋芒毕露。但是，对于张大力来说，或许是骨子里的淡薄使然，他觉得那



拆-故宫 1998年

些人都是在胡闹。精神上的自给自足与物质上的毫无奢欲让张大力活得很自在，后来他结婚了，和他的意大利女友，告别盲流时代的张大力去了意大利。

他说他从来没想到会在意大利住七年，随身也只带了几幅卷轴的水墨画。那段时间，张大力的生活没有明确的目标，没有代表作，也散漫、随心所欲，阴霾得很。

其实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张大力的生活未必是富足的。张大力的妻子外出工作挣很少的一点钱。生活的窘迫好像无止尽地逼近，他在贫穷中反思着，脑海里转的不是发家致富，而是怎么搞创作。在家游手好闲，张大力什么都不干，只是画画，但是油画高昂的费用让他望而却步。直到意大利街头的涂鸦启发了他。

不甘平常，或者说在异域，每个外国人看中国人的模样几乎都是差不多的，因为这，他为自己“抱不平”。那个人头像是我自己的头像轮廓，我想把我自己画在这个城市里，让人知道——在意大利的第三年，张大力试图用他最擅长的方式传递一个简单的愿望。

张大力后来回国后也依然没有想到要干什么，他反正就是那种一辈子都要画画的人。第一个黑色的人脸轮廓出现在德胜门桥下，帮他放哨的牟森，吓得够呛。后来，众多拆迁的墙壁上都出现了这个怪异的头像，旁边还有AK-47和18K的标记。一时间，谣言四起，甚至有人说，这是反对拆迁的黑社会符号。

警察找上了门。张大力给警察讲当代艺术这回事。一来二去，居然惺惺相惜。这段时间是张大力个人艺术原点的飞跃，人们开始记住了这样一个人。艺术界记住了这个人——还有美术馆。张大力的作品成为一种符号。他，成功了。

当时的张大力已经渐渐脱离了底层的生活。意大利国籍，职业艺术家，作品也与美术馆和画廊发生关系，生活改变了。

真实与否

他，当然不会满足，因为还有很多的思考要表达，有更多的话要说。于是，有了第二历史。

我想的是怎么把真实的东西搬进美术馆，张大力说。特立独行？有一点吧。这个习惯了把寂寞当家常便饭的家伙，和当代艺术圈虽然不陌生，但是却很少来往。

他拥有自己的工作室，作品被萨奇画廊等顶级艺术机构收藏，拍卖也屡有斩获。但物质生活的改变没有更新他最初的追求和一直想要努力做的事情。张大力依然好像那个鲁提辖，喜欢替一些无法说话的东西说话，习惯“抱不平”，面对是非，呔！大喝一声！伸出五指，拨开纷纭的迷路，为那些素不相识的，或者冷冰冰的墙壁，或者活生生的人，或者板上钉钉的历史，寻找命运的另外出路。FCC



1944年11月毛主席检阅八路军359旅。



1961年周总理从莫斯科回国。